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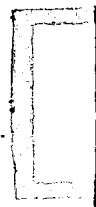
國際時事叢刊

第一輯 第六種

空軍稱霸時代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文通書局發行



弁言

意大利杜黑將軍首倡空中殲滅戰之理論，此次大戰，希特勒實踐杜黑之理論，輔之以裝甲及機械化兵團，一往直前，蹂躪全歐，於是並世軍事評論家頗有致疑於海陸軍性國防上之效用者。本冊所選塞瓦斯基（Major Alexander P. De Seversky）氏三篇論文，即力主「大空軍」及「攻勢空軍」者也。塞氏爲世界航空界先進，兼擅飛機之設計製造及駕駛，且係空軍戰略戰術之權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統率俄波羅的海驅逐機隊，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後，流亡赴美，一九二七年占籍爲民，並加入空軍特別後備隊，「自動轟炸觀測器」即塞氏所發明。而塞氏所設計之陸軍驅逐機，又曾造成若干新速度紀錄，故其力主大空軍，自有專門知識爲根據，不同尋常也。其理論對於美國國防建設已有深刻良好之影響，如羅斯福總統即於去年提出建造飛機五萬架之號召，參戰之後，復於最近在國會宣布：一九四二及四三年共造飛機十八萬架，而美國飛機之生產無論質與量均在長足進展之中。夫以美國生產力之雄厚，固可同時從事兩洋海軍與無敵空軍之建立，然就時間言，空軍之建設可較海軍也速，美國既已捲入戰爭中，我人豈可預期太平洋上將先演出一規模空前之空軍殲滅戰，以爲粉飾軸心之前奏也。

編者一九四二年一月



3 1763 9015 5

MB
2816-53
1

空軍稱霸時代

目錄

一、空軍稱霸時代	一
二、海軍的沒落	一三
三、歐林白的謬論	二五

空軍稱霸時代

空軍稱霸時代

（塞瓦斯基作，譯自一九四一年十月大西洋月刊。）

我們的國防努力，現有一種很大的矛盾，若不立即解除，恐怕在軍事準備上仍將陷於錯誤。欲圖除此種矛盾，首應明瞭這種矛盾是怎樣的，並大膽分析其內容。淺薄的批評家或將謂作爲「攻擊政府」，但是在我看來，揭破軍略上的根本錯誤思想，並非有意「攻擊」當局，這正如醫生之診斷惡性病症，並非攻擊病人的短處。

矛盾的本質即是：政府當局在此嚴重時期極力攻擊孤立主義，而自己在軍事計劃方面仍然是極頑固的孤立主義者。

美國孤立派的主張，在軍略上有幾個假定。他們幻想美國有「海洋爲屏障」絕不會受到襲擊，所以大可以安心讓侵略國家在其他地帶爲所欲爲，不必加以理會。他們認爲我們的大陸，兩側有大西洋及太平洋，晚上有精銳的陸軍守衛，海上有無敵的海軍巡邏，處處不受攻擊，可以讓地球其他地方自行其是，自食其果。我們的海軍構成了我們的「外圍防禦」。倘海軍實力雄厚，航空母艦上能增加大批海軍機，那我們就不會受到侵略的威脅。所謂海軍的沒落，所謂不拘遠近的空空轟炸，所謂不顧正統軍事學說的全面戰爭，他們以爲都是些空洞的無稽之談。

這就是孤立派的前提。我們的軍事當局，現在一面反對這種推論，一面又接受孤立派的前提，並以此種種前提爲全國國防建設的根據。他們正在忙着建造兩洋海軍，好像法國當日建築「堅不可破」的馬奇諾防線那樣很有自信。他們忽略了空軍的動靜——在最近的將來更可以顯出空軍的威力——仍

以馬漢的海軍聖書爲根據。其實在一八九〇年馬漢分析海軍之時，有一個因素爲當時所沒有的，那就是說，現在的「空中海洋」已將整個地球打成一片，在它下面的不論爲陸爲洋，都已混然無間，陸地或海上都不能單獨成爲戰場，不能自具戰略上的法則。但是我們的當局好像不知道戰爭的本質已經起了變化，海陸軍的準備還照舊式的辦法，以爲戰爭還是一哩一哩的爭奪土地。他們倒很像印第安人，專心一致的磨尖箭頭，預備帶弓射擊那些手執來福槍身披鐵盔甲的敵人。

不幸我們不能兩全。我們與孤立派爭辯時否認海洋爲不可征服的屏障，但同時如以此前提爲國防建造的根據，這是很不合邏輯且亦極不應有的舉動。假使我們現在的建軍計劃以及軍事機構中所包含的戰爭原則是正確的原則，那麼孤立派的主張亦就是正確的主張。我們如果相信我們所急謀應付的危機是一種舊式的侵略，用舊式的作戰方法，一哩一哩的由外面攻到裏面，那我們當然不否認美國不怕人家進擊。

在我看來，林白與惠勒的主張絕對錯誤，因爲他們所根據的軍事概念已經不能成爲一種概念。「孤立」一字已成爲一個政治的足球，大家只想知道你是贊成還是反對。但在有國防責任的人看來，孤立是地理及戰術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的問題。我本人認爲爭辯的中心不是美國應不應該孤立而是英國能不能孤立。

本人是航空方面的設計家兼駕駛員，且半生致力於軍事學的研究。我所討論的孤立不是關於國家方面而是關於「空間關係」方面的孤立。飛機既能在數小時內橫過大陸和海洋，那我們就不能再以哩數來計算空間，必須以時間單位來計算空間。由於近代航空技術的發達，我相信「隔離」已不再成爲一個煽動的名詞。我們所妄想的安全屏障只是歷史上傳下來的神話。這好像成人傳述他們兒時的神話

一樣。

純粹就戰術和地理的立場來說，我們的孤立派領袖似乎不會變成林白或惠勒這種人物，可能會成爲海長諾克斯及啤長史汀生。我知道這種說法，他們一定很爲駭異。就情緒和字面上說，他們是孤立派的死敵，但是他們的軍事主張可以說和胡佛的主張一樣孤立。他們的孤立主張比別人的孤立主張更危險，因爲他們的主張每天都轉變爲具體的裝備以及與我們未來的任務極不相稱的戰略計劃。他們拘泥成見，致力於長和闊方面的防禦，而未來的戰爭已發展到第三方面，不限於長闊兩面，尙可自天而降。到了最緊張的階段，政治上的孤立派會像其他美國良民一樣回過頭來，放棄往日的主張；但是根據書本公式構成而不合實用的國防系統却不能隨便撤消。

例如海長諾克斯最近在某雜誌發表的文章就維護海權的傳統思想，並斥責一般人認爲以新式武器及作戰新範疇爲軍事機構及戰略的根據，使其適應航空新時代，甚爲錯誤，海軍部長謂德國征服歐洲及英倫之後即可建立龐大的海軍，大舉進犯美國。因此我們須備有足以擊退德國遠征軍的優勢海軍，始能保持自身的安全。他甚至說，海洋上的根據地是侵略國軍隊的跳板，南美是進攻巴拿馬及北美的前哨。這種論點完全因爲他說爲「自漢尼巴爾時代以來，侵略的最後勝利及自身的安全全賴海上的勝利及戰勝後對海洋的控制」。自漢尼巴爾至馬漢時代從沒有人考慮到「中海洋」。

諾克斯所描寫的情形若果屬實，那麼他和林白的主張並沒有多大分別，不過對於估計我們阻止德國侵略的力量，各人所見不同而已。海長認爲德國的侵略或會成功，果爾，則我們必須設法使英倫三島及其造船廠等不致落於希特勒之手；林白則認爲我們若有適當的防禦。即可防止公海上的侵略，否則亦可在陸上擊退敵人。但是他們兩人斤斤計較，好像所論真的適於實際的戰略和戰術。

若按照這一假定，那我們就得承認辯論一定是赫白佔上風。諾克斯在其文中著稱「英國有優勢的海軍，故海岸距離雖僅二十五哩，而希特勒的攻英企圖終於兩次發動而復停止，不敢造次。假定真的這樣？那就用不着憂慮英倫的安全，蓋德國今日的海軍縱使歸併法意海軍實力依然，及英國；若再加上我國的海軍，簡直可以獨霸海上。同時對於地中海方面，亦用不着絲毫的憂慮，任何海面的實力都不敢對英海軍有什麼舉動。美洲的屏障不是二十五哩而是數千海里，照他們的說法，實在更用不着憂慮。巴拿馬運河及白令海峽的狹隘海面雖然較為危險，但面積不大，只要大增防禦，不讓敵軍上陸，亦就不怕人家進擊了。如果主要的戰爭是海戰，那麼南美的「侵略根據地」就失了意義，因為除了巴拿馬那條通達兩洲而又易於守衛的橋樑之外，侵略的軍隊還須橫過廣闊的海洋。

二

若謂希特勒之進攻英倫是想奪其海軍轉而進攻美國，那是很可笑的。德國海軍實力不大，倘若它能征服舊大陸和英倫三島，那應該完全歸功於它的空軍。既然是這樣，它為什麼還要使用那種陳舊而會被擊敗的海上武器呢？

英國海軍在歷史上雖負有盛名，實則希特勒之改變進攻英倫的時間與英國海軍幾乎全不相干。假使皇家空軍放棄海峽及三島的制空權，則英國海軍縱比德海軍強大數倍，亦不能攔阻納粹的侵略狂瀾。希特勒至此即可襲用他在布臘與克里特之間所印的故技，用大批的飛機佈滿海峽的天空，大軍即在飛機掩護之下渡過海峽，其速率將如英軍在敦刻爾克藉「制空權」的掩護作偉大的撤退時一樣。邱吉爾堅持敦刻爾克之役是空軍控制上空之功勞而不是海軍之功勞。

不過德國果能控制英倫的上空，不一定立刻就會派遣大批軍隊在英倫登陸。皇家空軍若被消滅，

敵人大概會採取消耗不大且不費力的手段，專門轟炸三島上各重要目標，破壞英國的生存機構和頑強的民族氣，然後派遣軍隊登陸對已得勝利作最後的證實。到了這時候，海軍無法干預，必至和年來在戰爭中袖手旁觀一樣。

德國如果不能征服英倫，乃是因為英國有雄厚的空軍，阻止德國征服英倫的不是二十五哩的海面距離，而是由於英國驅逐機的速度超過德驅逐機二十五哩。德國的空軍雖然很能與地面上的兵力互相配合，但就全面的空戰而言，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優良，其結構很是惡劣。納粹膽大妄為，不懂得純粹空戰的威力，所以它以此不適合的配備大舉轟炸英倫，致受慘痛的懲罰，如果外間的傳聞屬實，希特勒會對着戈林「咆哮」。那他是很有理由的。我們美國人若不利用希特勒的大錯，不開始製造適於真正全面空戰的飛機，那真是罪過。

這裏有一件具體事實，可以證明驅逐機略係英國海軍功勞一說之謬誤。英國海軍果能驅逐侵略，則挪威之戰，德軍亦是渡海遠征，英海軍爲什麼不將其擊退呢？這完全不是沒有勇氣，完全不是技術不良。我們大家都知道德軍開始進攻挪威之時，英國海軍立即趕赴戰場。況且斯加基拉克的海面比英屬海峽還要廣闊。

邱吉爾首相向國會正式提出的文告以及研究挪威戰爭的學者所知道的一件事實即可爲此問題的答覆。他們認爲當時皇家空軍的航程不夠，不能像後來在海峽上空一樣控制斯加基拉克的天空。希特勒則反是，他得了制空權，壓迫英國艦隊退至德國空軍航程之外。英國的航空母艦遠不及德國的陸上空軍根據地，所以不得不迅速撤退，受慘重的犧牲。海軍機的構造特殊，而且甲板面積有限，由此起飛作戰犧牲甚大，只適宜於與遠離陸上空軍根據地的其他海軍機作戰，故遠不如陸上空軍根據地。這其

中尚有一個錯誤，那就是說，與海軍結合在一起的飛機並不能算是真正的空軍。海軍機關如何優良，在戰術上總是處於劣勢地位。

侵略斯坎的那維亞半島成功是德空軍的功勞，進攻英倫失敗是英國空軍的功勞，英日海軍當島嶼早瞭解這一事實就愈好。總之，要海軍當局承認有新武器必有新戰術並不是一件什麼驚駭的事，這和騎士之不必憎恨坦克車是同樣的道理。

美國艦隊在海面上雖極佔優勢，然仍不能開抵歐洲大陸，因為歐洲各國都佈置了空軍。轟擊「侵略者海港」及沿海炮台的任務，在往日原為海軍的重要工作，現在也幾乎全為空軍所代替了。進攻熱那亞及布勒斯特的幾次海戰都是一種游擊性的突襲而不是真正的戰略戰。英海軍表面上是控制着地中海，與意大利海軍的幾次交鋒，亦很能顯出它的優勢。但是英海中儘管佔着優勢，每每亦能阻止納粹運兵至非洲，不能阻止德軍在克里特登陸。納粹空軍可以不必顯慮英海軍的阻擋，英艦若遠離陸上空軍根據地，德空軍即可隨時予以轟擊。

我們若再依賴海軍（包括海軍機）來保衛美國，那就是和法國依賴邊境防禦工事及精銳陸軍一樣的犯着致命的錯誤。那一班思想孤立而去張干涉的人們，似乎一心一意只想擴大海軍，增加海軍機，使我們的一海洋屏障「日強一日」。但是他們不知道海洋屏障無論如何鞏固，一旦長距離的空軍可以克服這些障礙時，什麼屏障都沒有用處了。其實法國之淪亡並非由於馬奇諾防禦線本身的弱點，而是由於建築馬奇諾防禦線所根據的軍事理論之破產，在今日的立體式戰爭中，這種屏障，無論在陸上或海上都完全失去效用。

美洲與英倫三島在戰略上的異點是：三島以敵根據地的海面距離近而美洲與敵根據地的海面距離

選。假定現在空軍能像渡過海峽一樣迅速渡過大洋。美國就和三島一樣有被進擊的可能。它的命運將有賴於空軍，海軍亦將如英海軍在同樣情況下一樣束手無策。

我們現在尚能安全無恙，不受空軍的襲擊，與我們的海軍實力全不相干。那完全因為我們未來敵人的空軍力量尚不能來回渡洋。其實這樣長距離的飛行，在技術上早有可能，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實現。我們如果連一艘主力艦或者一艘驅逐艦都沒有，敵人還是不能以戰艦運送空軍到我們的海岸。蓋敵艦一進入我們陸上空軍根據地的航程之內立刻就會被殲滅，如納粹空軍在北海及西比利漢威海面的英艦一樣。但是，縱然有這些明顯的事實，我們的海軍當局仍舊輕視空軍，連它的防禦價值亦被抹殺。海長諾克斯就忽略了我們陸上空軍的價值，他說，「我們的海軍一旦為一個敵國海軍或數個敵國海軍所敗，我們的海岸就會失去保障，為敵人所進攻。」他完全忽略了敵國尚須在我們的海岸失去保障為敵人所進攻之前，消滅我們陸上根據地的空軍。

三

空軍「飛航距離」之迅速擴大，乃是新的軍事現實之基本事實，無論其如何擾亂當局戰略計劃的實現，我們仍須加以注意，人類交通工具如鐵路，汽車，無線電，及飛機等之發達使世界範圍縮小。大陸和海洋因有這些工具面積大為減小。交通工具愈進步，孤立思想亦就隨着日益消滅。西半球的印第安人，在白人乘着裝有大炮的帆船渡洋以前，與世界完全隔絕。此後即不容其計較利害而放棄孤立。新式航空技術的發達，廣大地區的天然隔離已不復存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現在所存的空間安全邊際甚為有限，只因飛行距離的擴大，面積更形縮小。隔離的完全消除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長距離空軍之所以遲遲尚未發達，不是航空技術方面有什麼困難，而是缺少軍事的想法。英國在

好多年前已能將它七千哩外的屬地用不斷的航行將其聯成一體，但是沒有將這種航空知識應用於長距離的戰鬥機上面。就是德國，亦是如此，它的康多機能由柏林飛至美國，但是它的軍用機的飛行距離還未達到飽和的程度。大西洋上德機轟炸英艦的距離之增長以及搜索七八百哩外甚至千哩外之愛爾蘭西面的目標，都證明德國正在迅速設法補救這種缺憾。

有許多文章討論到B十九式的道格拉斯超等新轟炸機，該機航程七千八百哩，能載十八噸的炸藥。其實它的速度，裝甲，及武器，都不足稱為無敵飛機，它不能一面作戰，一面飛至目的地，然後在完成任务之後再一路戰鬥而歸。這是做造「空中堡壘」的一種飛機，但戰術上的裝備遠不及空中堡壘。真正的超等轟炸機必須有三百哩以上的速度，有上等的裝甲及充分的炮火。

但現在航程更遠的飛機尚未發明，B十九式總算不錯。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種轟炸機，其航程，速度，及戰鬥力都遠超過B十九式機，可惜這種飛機尚在試驗時期。飛機材料，燃料，以及一般的改良都將增加飛機的航程。飛機引擎的研究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引擎可達八千匹馬力。試想像現在四個二千馬力引擎（共八千馬力）的B十九式機換上這樣四個八千馬力引擎（共三萬二千馬力）再加上一些別方面的改良，你就會覺得飛機可以環行二萬五千哩的地球，有很寬大的戰場。

由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各強國（包括日蘇）若有航程達一萬五千哩（戰鬥航程則為六千哩）的飛機即可自其首都轟炸美國。同樣的情形，美國若有一萬五千哩航程的飛機，亦可以飛到各國的首都，在認定的目標上投下大批的炸彈，然後回至本國根據地。這種飛機的成本，一架的費用不會超過十艘第一級新式主力艦的費用。敵人手裏如果有一千架這樣的飛機，而我們沒有適當的空軍。那敵機之間的距離就等於一條戰壕，我們完全在敵人的掌握之中。反之，我們若果有一千架這樣的飛機，

情形亦是一樣，歐洲任何國家在我們的空軍威力之下將如捷克及南斯拉夫在德國空軍威脅下一樣狼狽。製造這種飛機並不見得比現有那種飛機困難，兩三年前我們若果有此計劃，現在已可製造新式飛機。這種空中無敵機一經設計製造，其生產情形與目前B十七式及B二十四式空中堡壘的生產情形並無多大的區別，一九四二年每月可望出產五百架。問題的癥結不在美國能否製造此種飛機（這已無關）而在我們爲適合戰略需要及敵人潛力應當製造多少這樣的飛機。

過去兩年的空戰與未來的空戰比較起來實在十分幼稚溫和。B十九式機能載炸彈十八噸，其轟炸力等於德國四十架的斯丟加（Stuka）轟炸機，未來的超等轟炸機，可載炸彈五十噸至一百噸，等於一兩百架斯丟加轟炸機。這樣一架飛機的轟炸損害可等於轟炸倫敦或科芬德里那種飛機數百架的效能。用這樣一千架飛機作一次的轟炸，其效果等於德國六個月連續的轟炸，換句話說，這樣一次的轟炸至少可毀滅二百個科芬德里。

希特勒征服了歐亞兩洲，美國就會遭受這種種的襲擊。那時我們須得從事空前的擴軍競賽。其競賽的不是主力艦而是足以消滅敵人的長距離空軍。我們將遭遇到無所顧慮空間的渡洋戰爭，由國內根據地直接進襲。各大海洋與海洋中各居間根據地將成爲無人之境。現代的新式飛機想在十個鐘頭左右進達目的地並非困難之事。我們過去雖很重視相對岸的危機，但是必須準備敵人會來進攻我們，而且現在就應該準備。

我認爲飛機的機程在五年之內即可環繞全球。有了這樣長的航程，美國每一地點都有受西半球以外任何地點直接襲擊的可能。我們若再忽視空軍的價值，仍拘泥於陸海軍的戰略，則渡洋的空戰臨到

我們頭上之時，我們必將手足無措。我不敢說我們在此種戰爭爆發之前早已準備就緒，不過爲了猝然起見，我覺得有發生下列種種事情的可能：由敢死戰鬥機護衛着的巨型轟炸機，無論是從兩洋或從兩極都可以大舉進攻襲美國。機數大約數千。每機至少可載五千噸炸藥和大批燒夷彈，其裝甲堅厚，武器充足，一批又一批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認定的目標轟炸。

敵國的空軍，有完備的計劃，可以進攻我們的神經中樞和咽喉。他們很正確的選擇目標。工業中心，水電樞紐，政府機關，燃料集中地帶，特別是工廠和飛機場都成爲他們轟炸的對象。他們的破壞力很大。恐怕在美國政府企圖挽救其最寶貴的歷史遺產以前，華盛頓已變灰燼，水電廠區一被炸毀，美國的工業區就不能活動。在從大鐵路的交叉點如芝加哥等地，放下千噸左右的炸藥，全國的交通立刻就會紛亂。一九三九至四一年德空軍之進擊阿姆斯特丹，漢堡，倫敦，及莫斯科似乎是大舉進襲美國的前奏。我們的空軍只宜於舊式戰爭，故雖能英勇作戰，但因不適用於這種軍事的需求，所以並不適用。

這樣的空軍不斷地在大陸上掃蕩之時，除了物資及人命的巨大損失之外，尚有使人心驚膽戰的一件事，即是我們始知我國年來耗資巨萬的國防計劃與這種來自天空的全面戰爭全不相干。美國飛機固然能予敵機若干損失，但敵人却可以迅速補充。而且我們的飛機尚無海洋的航力，故敵國工廠及飛機場皆能安全無恙，補充損失。我們有數百萬配備優良的士兵，有環形的沿海炮隊，有無敵的兩洋海軍。所有這些，實際上都不能抵抗空中的襲擊。海陸軍皆有受空中襲擊的危險。

在不斷的集中轟炸之下，驚魂不定的國人不知大批敵軍何時來犯。我們的陸上機械化部隊準備着迎敵。我們沿岸及邊境一帶都是根據現代所謂縱深防禦工事的理論築成一哩一哩的工事。我們等待着

略者前來攻擊，但是敵人似乎會出我們的意料之外，自天而降。

跟着，國人就會開始知道敵人不曾立即用舊式的戰法來侵略我們。敵人既可以從天空隨意將美國擊毀，就不必用耗費巨大而進行緩慢的戰爭一哩一哩的來征服美國，侵略者寧可用空軍來毀壞美國的城市和工業，破壞他的生存機構和民氣，使美國陷於困乏待斃之境。

美國過去亦曾有人論及全面戰爭，但現在才第一次證實確有全面的戰爭。美國將來受打擊不是片斷的受打擊而是整個的受打擊。將來全國成爲目標，而且目標只有這一個。由沿岸慢慢攻入內地的戰略現在已失其意義。戰爭的第一個目標是毀滅而不是佔領，有了充分的毀滅，無論佔領或不佔領（視征服者之意向如何），皆能獲勝。

這種景象，驕然看來，似乎近於空想。凡大膽表示及證實此事之可能性的人每被視爲危言聳聽。當戴高樂等人提出警告謂邊境的防禦及大批的軍隊在此種航空時代實不足以抗拒強敵，亦被責爲驚言惑衆。但此事絕非空想。這樣的轟炸機不久就會出現。其所缺乏的適當航海根快就可以完成。

最近的將來，非軍用的民航一定可用巨大的航空運輸網將全球各國聯成一氣。美國適存兩大洋之間，生成是此種偉大交通的交叉點，是大西太平洋兩洋及南北兩極的「四角」航路。我們將處於環球航空交通的核心，有些甚至無須在美加油即可飛躍兩洋。

大平時節若有這樣的航空，他們大概不會怎樣不樂意。但是一牽涉到戰爭方面，實，他們就不肯接受。因爲這些事實與往日的軍事「法制」及思想典型皆不能相容。根深蒂固的思想是不易剷除的。但是我們商業必將毫無掩護受敵空軍的襲擊。蓋航、空商業須有空軍保護。正如過去海上商業之需要海軍保衛一樣。孤軍派自欺欺人的樂觀論調，在今日的世界已失去憑藉。地理上的隔絕

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不僅標榜孤立主義的人們持這種樂觀論調。整個國防計劃裏面都含有此種成分。因為國防當局忽略了新的事實，仍以爲海洋和地面障礙可爲我們的外圍屏障，不知空軍已被捆在一起，天空就在我們頭上。我們現在的國防計劃忽略了新的現實，不知道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應集中於空軍，應有全面空戰的特別計劃，有特殊而獨立的指揮以保持空中的自由。

不幸我們官方將適於地面戰爭而不適於天空戰爭的理論和計劃，應用到這種新式的空戰方面。因此他們用人爲的方法將天空分爲陸空與海空兩部份，陸空歸陸軍負責，海空歸海軍負責，這種勉強的劃分正如海軍依海洋深度劃分爲若干部份一樣的不合理。天空是不可劃分的蒼穹，爲取得指揮的統一，須有劃一的戰術和劃一的指揮權。其與陸上部隊配合問題必不會影響到這一基本的概念。我們必須設立海陸空三軍皆佔同等地位的最高統帥部，依賴此三軍來解決特殊的軍事問題。

這不僅是機構的調整問題而已。若謂調整機構（如陸軍部最近之宣佈調整空軍團）即可應付新的航空時代，那是很可笑的想法，沒有把握着問題的中心。問題並不若是簡單。我們對於所處的現世界必須有新的理解，這不僅是技術的問題，同時心理上亦須適應這種受天空控制的現實世界。在長距離飛機出現的新環境裏面，這乃是生存的必然根本辦法。

羅馬帝國之勃興是因爲它能在陸軍時代有一致的陸軍心理，每個羅馬人皆是士兵。英帝國是在海軍時代出現，每一英人，即從未渡海者，心理上都是水兵。在此空軍時代，我們美國若想保存自由制度的珍貴遺產，必須以新的實力將自己統一起來，換言之，所有美國人在心理上都應該是航空員。

海軍的沒落

塞凡斯基原著
國際宣傳處譯

(原文載美國「水星雜誌」一九四一年六月號)

我們斥資數十萬萬，正在建設中的兩洋大海軍，當在五六年以後才能完成。到那時候，主力艦恐都將成爲廢物。但那些較小較快的軍艦部隊及水底的船隻，在空軍翼護之下，或者還可以繼續他們輔助的工作。其餘的軍艦，則只有送到過時武器的博物院中去，與弓箭短鎗爲伍。艦隊不再是國防中主要的可以獨立的一部門。把海軍實力稱讚我們的「外線國防」或「國防第一線」都將成爲古遠的呼聲。我們曾一度倚賴這些口號而得到的自足，對未來的美國人將成爲很可悲，很不可信任的事物，正像法國人現在回味對於馬奇諾防線的倚賴一般。

空軍的興起使戰略發生了革命，凡是不認識這個事實的人們，在上面所說的話，也許覺得有點過於誇張。對於海軍頑固派，更覺得這是對他們的咒罵。但稍爲耐心地考慮一下此次戰爭中充分表現的事實，就可知道我不過說出了最近經驗所告訴我們的一個不可逃避的結論而已。我們已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年的末了，很清楚地，各國的海軍，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了戰略上採取攻勢的作用。它們依舊擔負着防守的任務，——以抗別國的海軍——但只能在空軍活動範圍以外的海上。當空軍活動範圍因空軍航程的迅速加長而擴大時，海軍防守任務的與度就將隨之收縮，而我們便可預見總有一天不可避免地完全消滅。

當空軍能遠越重洋，猶如他現在飛渡較狹的水面一樣，這便是海軍在戰爭中消滅主要地位的一天。

到了。空軍在戰爭的刺激之下，其擴張航程的速率，無疑地使航空專家覺得在兩三年之內大西洋就不能阻撓侵略者的飛渡，從那一岸直飛到這一岸來攻擊。大家都承認就理論上說來，現在空軍已能越過大西洋，轟炸美國，或由美國轟炸彼岸的敵人。我們自己的道格拉斯B-19式飛機航程能達八千哩，現在設計中的馬丁式飛機，則可以飛得更遠，這就暗示在不久的未來，便有大規模遠距離轟炸的可能。

我仔細考慮的結果，我覺得飛機一次飛繞全世界二萬五千哩，至多只要五年就可實現，到了那時任何國家就可以用空軍侵襲地球上任何方面任何一點。這一步完成以後，以前凡由海軍所擔任的較大的戰略工作，完全可由空軍來代替的了。

由此次戰爭所得的教訓，是無法以海軍歷史的光榮來掩蓋得住的。這是一個理性的問題而不是情感的。最嚴重的事實，便是艦隊已不再能到達有頭等空軍護衛着的敵國海岸。數世紀以來，海軍的主要工作是對敵方去作戰，攻擊敵國的外圍據點攻擊其海岸線，港灣及要塞。現在這一項工作幾已完全給空軍搶去了。在近兩年內，敵國海岸完全不容進攻的艦隊接近，除非投機取巧，但這便更強調了新的局面。我們最近會看到對於熱內亞，勃萊斯脫，脫里波黎及其他港口有聲有色的海上進攻。但每一次進攻的主力艦都只是利用視線不明的時機或預先知道那地方敵方空軍力量薄弱，然後探行奇襲。這種奇襲與過去英勇的，繼續不斷的海上包圍戰完全不同。

在那威經過了一次代價極大的空軍「火的洗禮」以後，當納粹侵略者以其空軍為掩護，橫過斯卡傑拉克以入挪威之時，偉大的英國海軍，不論其占有壓倒的優勢，也只有撤退而毫無辦法。英軍欲在斯坎的那維亞半島北海海岸登陸，經過了一次代價極大的企圖而無所成功以後，艦隊只有退後，英

方始終未能對納粹掌握的大陸之任一部分採取攻勢，除了皇家空軍的力量足以擷得制空權的地方，英國艦隊與敵國海岸間祇能維持一段相當的距離，——而此項距離當視敵方空軍的航程而定。

假定英國海軍比現在強到十二倍，假定希特勒連一條主力艦都沒有，這種局面實際上也不致有多大差異，這是上述故事所告訴我們的一個命定的事實。就直接對敵國領土發動攻勢而論，海軍的任務還不僅業已減削，簡直已經完結了，只有無適當空防的國家或地方，依舊還易受海軍的襲擊。

有些對於英國海軍的膚淺熱心之徒，把夸爾爾克的「奇蹟」歸功于英國海軍，因為實際運輸撤退部隊的是大船，小船及別的海面船隻。但邱吉爾雖然自己是海軍出身，却並未細察到如此地步。在夸爾爾克事件以後，他立刻承認：「在夸爾爾克一役內……我們無疑地會獲有當地的制空權。」又說：「這次撤退，若非敵人放棄了占有該處空軍優勢的希望，則也許不可能。」正像邱吉爾所特別承認的那樣，挪威一役的不利，因為納粹在那裏握有制空權，希特勒控制斯卡傑拉克，而在英倫海峽上則遭失敗。這兩件事的對照，指明了衡量一國的國力須視空軍強弱，海軍是不關重要的。

從純粹戰術的觀點來看，英倫戰爭最動人的事實，便是交戰國雙方陸海軍完全無用武之地，這完全是一場空戰，陸海軍靜止不動，成了旁觀者，皇家空軍獨力擊退了空中侵略。如果空軍不勝任，則海軍的全部力量與勇氣，也不能把英倫三島自空軍殲滅中挽救出來。皇家空軍，不僅在英國上空作戰，並到大陸去轟炸敵方目標。甚至有系統地轟炸近海岸處希特勒的侵略港口及空軍根據地，（這些都是海軍大炮可以射到的目標）亦由英國空軍單獨地在進行。因此擔任數百萬德國機械化部隊的大浪的，既不是陸軍，也不是海軍，而是皇家空軍。

深印在人們心目中的偶像，是不容易破碎的。在英國，與在我們國內一樣，「主要國防是海軍」

這一句話，曾獲得了根蒂蒂固的力量。現在他們雖得倚賴空軍，但這句話因為傳統的習慣，仍舊爲人們所傳誦。但我們只要想使皇家空軍一旦退休，則海軍部拿出所有的力量，恐亦不能使一條船到達英格蘭海岸，各條道路都將如斯卡傑拉克及卡忒迦克海峽般受納粹空軍的控制。沒有一條主力艦，能在敵國空軍的天幕下幸存到足以阻礙德國侵略計劃的時候，或敵人無阻攔地殲滅英格蘭的時候。

在地中海，海軍曾有幾次壯觀的戰役，但加以分析以後，就知道因爲義大利空軍太劣，所以海軍還可以像過去那樣活動。英國海軍之能採取攻勢，因爲他們航空母艦上的空軍，就能與義大利陸上空軍的力量相抗衡。按正理而論，陸上根據地的空軍是很易殲滅海上空軍的。但到希特勒的空軍達到地中海，強勁的空軍參加戰爭時，全部局勢便立刻變了。納粹空軍在該處出現，第一個令人難忘的行動，就是侵襲西兩里海峽，英方損失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受傷，航空母艦「出衆」號，亦損壞而失去作戰能力。這揭開了新的一頁。此後英國艦隊只能在納粹空軍航程之外，或在適當皇家空軍保護之下方能活動。

英國的海上霸權，在北海已實際消滅。是否在地中海仍能維持不墜，則當視以後擁有地中海制空權者，是英國還是軸心國而定，與海軍的大小及技術，毫無關係。義大利海軍的毀滅。不問其在國民精神上的價值有多大，就戰術上言，在今天的情況下，實無多大影響。假定把義大利所有的船全都擊沉，而希特勒的空軍仍完全獲得地中海的制空權，則地中海依舊非英國海軍所能保有，而只好退避空軍中的威脅，甚至和在北海一樣。

我們再將這局面的範圍，擴大到太平洋上看，在德國空軍航程以內的西部，已經被遠程飛機造

成了一塊無人之境，但德國這一類飛機數量上還並不很多。英國船隻被空軍擊沉的比例，每星期在增高，而在納粹空軍威脅所及的範圍以內，唯一對於航運的真正保護者，是皇家空軍，而不是海面護航隊。

請想一想，到空軍航程擴充了三倍至五倍以後，情形怎麼樣？這是數年以後必然的結果。那時候大西洋變成爲另一個斯卡傑拉克，每一寸水面都和北海一樣地易受侵害。除非有比敵人更強勁的陸上空軍，否則海軍便得逃出大西洋，即使敵人完全沒有海軍也是一樣，美國將與現在英倫三島的軍略地位完全一樣，大西洋僅等於英倫海峽，而控制大西洋亦正如今日控制英倫海峽一樣，全賴相對的空軍力量。

到了那時，即以常識判斷，當也不敢相信，可以用主力艦載着攻擊的力量，慢吞吞超越重洋，以攻敵國，因爲如以戰鬥機代替主力艦，則可以走得更快，更省錢亦更有效。無論如何，除非空軍掃清了洋面上空的敵機，而督艦隊維持一片保護的天幕，主力艦便無法完成其軍事使命。我們海軍所造的最新式主力艦，每艘耗費了一萬萬元，——這數目可以訂造二百五十架能轟炸歐洲目標而平安飛返的轟炸機。但此二百五十架飛機，每一架至少可以載二十噸炸彈——正如現在四十架德國斯都卡式俯衝轟炸機所載的一樣多——因而其攻擊力量，當與一萬架斯都卡式飛機相等，又以考文脫萊的空襲及倫敦最劇烈的一次空襲來說，投彈的轟炸機不過五百架，因此這就大約等於三十天這樣的空襲。這便是依簡單的算術來計算，一艘主力艦的價值，在空軍方面所能成就的效果。

我並不故意忽視英國海軍在目前所擔任的任務，譬如打開海路，使英倫三島與外國交通。在空軍航程之外，它活動得很自由，很完滿——封鎖敵人，保衛自己的商船，但海軍之能如此，都只因爲空

軍航程的不夠，所以這些活動以後，所受的限制，將一天比一天地加大了。蘇利文氏（Mark Sullivan）最近在一篇華盛頓通訊中論及戰時航運時說道：「但潛水艇現在並不是唯一的敵人，它們也不是主要的敵人。現在主要的敵人是轟炸機。」他的話顯然是根據着官方內部的情報，而反映出來的官方意見。

次之，我們還應當指明，即使是維持海上交通的國防工作，也祇有在特殊的戰區局勢之下，海軍方能顯出他的功用。英格蘭不能算是大島，又缺乏主要的天然資源及食物，所以必須倚賴國外貿易。如果英倫三島能够自給——假定把美國算是能自給的——則英國海軍便並目前的重要任務亦失却了。

常常有人說，對於英倫三島，海軍也許已局部地失了效用，但對於美國，則因為我們地理形勢之故依舊很重要。實際上却剛剛相反。假定英倫三島能擴大到美國那樣大小，在經濟上能够自給，不必倚賴海外的供應。我們的海軍，如其保護大洋商務的被動工作，減少到消滅點的時候，而制空權已經決定，則無論多少強大，也歸無用的了。

我們最能幹的一位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氏（Hansow Baldwin）在其最近一篇雜誌文中辯論傳統的海軍思想時，說道：「現在像英國這樣一個島國，接近着一塊敵性的或潛伏着敵性的大陸，就不能成爲安全的根據地，而這却是海軍強固所必不可少的。」他說這種變化係由於「飛機把世界縮小」而起。從這一點他又申論說，由大洋環繞着的美國，「能够成爲這樣一種根據地」，所以「我們未來的大業，就全靠着這鴉片汪洋大海。」

這種典型的擁護海軍者，其推論的缺點，就是假定空軍大概祇是固定在現在的程度，不再演進了。他不承認世界每天都在被「飛機縮得更小」，因此美國的孤立，其前途正與英國孤立一樣黯淡。在

兩三年之內（如果事實並不更早一點的話）這種陰影便將在我們的大西洋海岸成爲事實，五年之內，在太平洋海岸亦將同樣成爲事實。這就是說，恰在這個時候，像鮑爾溫那樣極端信賴的新兩洋艦隊，將已落成了。美國之所以能夠有「一個安全的根據地，有這一個海軍強國必不可少的因素」，乃是由於空軍航程還不夠的緣故。這個維持海軍強固的最低條件，待到空軍航程發達到適當程度，顯然便要立刻消失了。

也許你曾經看見過一個將近乾涸的湖泊，在除剩的一圈水中間，擠着許多魚，漁人便可不勞而一網打盡。空軍的進步，正如自湖泊四周向內收縮的水的範圍，把海軍迫到越縮越小的中心，而海軍則在竭力企圖逃出那越迫越緊的黯淡圈套。這個湖很快就完全「乾了」，海軍也根本逃不出空軍的掌握。現在我們目擊着海軍的日暮途窮，到明天也許以此項武器爲決定條件的近代歷史，將要另換一個新時代了。

三、

空軍戰略家所聲言的一些基本理論，都已證實，因之現在都可以將它們寫下來，作爲新的空軍世紀中戰術的格言。

一、地而的少隊（包括海軍在內）如果其上空受敵人控制，即不能活動。這正像我們前面所述，已在斯卡拉傑克及北海完全證實了。這在歐洲大陸尤其明顯，歐洲實際並無海防，但因爲有納粹的空軍網，便始終非強有力的英國海軍所能接近。

二、艦隊所附的空軍，必不能以陸端爲根據的空軍爲敵。前會歷次說過，就同樣的飛機而論，以陸地爲根據的飛機，優於以軍艦爲根據的飛機。海上空軍的起飛降落，必須裝有特別的小巧機件，

其價值則依其實地而定。英國海軍原企圖以海上空軍應付以挪威爲根據地的納粹空軍，結果失敗，此後除了對付義大利的劣勢空軍外，便不敢再試。重傷的「出衆」號躊躇地離開馬耳他，駛進亞力山大利亞去避難時的情景，就發生在納粹空軍到達西西里之後，實是這一條原則的最好的實例。

三、唯有空軍才能有效地打擊對方的空軍。高射炮不足擔任這個任務，它頂多只能在空軍以外，變旁威脅敵人，使來侵者不敢低飛，從而使其投彈不能準確。

總而言之，這些原則，就是替海軍塗終。亦就是說，只有在空軍掌握以外的日趨狹隘之區域中，艦隊仍能擁有其舊日的霸權。在別的地方，它們便受敵方空軍的排斥，它們不能倚賴它們自己的海上飛機，這些是注定要被獨立作戰的陸上空軍擊敗的，海軍爲主，空軍爲輔的全盤理論，就此崩潰。處在附屬地位，作爲陳舊迂緩而不再能獨立的海軍附屬的空軍，當然要爲精銳而獨立空軍所敗。這些原則就是說港灣的破壞，及掩護軍隊在敵方海岸登陸，（這些到現在爲止，都還是海軍的大任務）已都變成了空軍的領域。也就是說甚至海上商務的護航，亦將限於空軍範圍以外，而日漸縮小的海洋。潛水艇的指揮，乃至消滅敵方的潛水艇，這種任務現在亦慢慢地被空軍奪過去了。因此海底船隻亦有成爲空軍輔助品而不是海軍輔助品的趨勢。

在不久的未來，大部分的海上商運，將由飛機去進行而不是由商船去進行。在質的價值上（如果在量的方面不如此的話），橫渡大洋的航空商運，必能超過海面的航務。即在現在，大多數的郵件的運送，都是自己飛過大洋，現在建造中的有些驅逐艦將來亦可以如此。洛寧氏（Chover Loening）是我國最出名的航空工程師之一，他在全國航空學雜誌上最近發表一文，與作者有同樣意見，即說橫渡大洋的商運必能在空中日見增進，他說：「在最近可以預言的未來，大部分軍用品，戰鬥員以及一

「破壞填性軍火的運輸，必須由空中啟運以求在橫跨大西洋之戰爭中獲勝」。

據估計，英倫三島每天需要二萬五千噸進口的食物。如有B 19式改裝運輸飛機五百架，每架裝載五十噸，則在供應方面可比任何海面船隻更迅速，而它們本身的防務，便可抵禦襲擊者。有人說大量空軍運輸是不可能的，這種不能原諒的事實，實由於英國（在別處也一樣）那種不許侵犯其傳統觀念的海軍頭腦而來。

但即使海面船隻的緩慢運輸，若用空軍來保護以抗敵方的攻擊。亦遠比海面護航較為有效。如有友邦空軍的護衛，航運便可在這種空軍的天幕之下活動。武斷船必須由船保護，車必須由車保護的這種說法，根本不通。無論在陸上或海上沒有一種保衛運輸的方法，能勝過以強大空軍為保護的天幕。

因惰性而立足於舊日海軍理論的軍略思想，雖然它們屬於行將終了的一個時代，乃是實現新「第一線國防」空軍的障礙。沒有現實的頭腦，不能去應付近代世界真正的國防問題。無論他們的軍略如何漂亮，待到戰爭由平面擴充到立體時，便成爲不合實用的了。

奪走了海軍攻擊任務的近代空軍，使海軍在軍略上成爲殘廢。這在戰爭史上留下了一塊分界碑，也就是國與國間實力關係上的一個轉捩點，這一件事情的涵義，在不久未來的歷史上，將使之發生基本的變化。

以前散處四方的世界帝國，首先有賴於優良的海軍力量。世界各國的政府或海軍大將都不會承認這一方面已經有過變化。但事實上變化已到了最高潮，本國或遠處各地的殖民地，都已不能單因爲有龐大的海軍而認爲固若金湯，或甚至可能防守。如果這些區域，處在敵國的轟炸距離之內，它們就

易被侵犯，不問有多大一個艦隊在理論上保衛着它們，也是徒然。

只有能應付侵略者空軍侵襲的強勁空軍，才能保證安全。這事實上就等於說每一個帝國的外圍據點，如果要永遠守得住，則必須有空軍的保護，而且空軍尚須隨時可以增強實力，以匹敵鄰近的敵人空軍。這在今天是如此，到明天更有一百倍的重要。因為那時空中武器的範圍，更將擴大到現在尚未達到的區域。由這種新局面的明白邏輯推論下去，則不久的未來，各帝國必不如從前那樣倚賴海軍，而將倚賴空軍。

由這同樣的邏輯推論，現在的帝國，包括美國在內，不再能倚賴對於强大海軍的愚信，除非它們的配備，足以征服和控制艦隊活動地帶的上空。這些帝國和大廈一樣，外觀強固頗為動人。但熟知它們內部構造的人，就知道它們是木頭柱子造成的，過一個時候便要腐爛，便要蟲蛀。如果我們要挽救這建築物，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以強固的鋼柱，來代替那老式過時的木柱。木柱，像海軍一樣，不能支持壓在它們上面的新重量，所以必須以空軍的鋼柱來代替它。

代替的工作，由於戰爭的壓力，正在英國努力進行着。在美國，此問題的迫切，對於懷着傳統軍事觀念盲目兇悍的軍事領袖，並不如此顯著。再則，我們現在又感於大洋的虛偽安全感，而停滯不前。可是我們必須像英國一樣加速代替的工作，我們必須拋棄安全的幻覺，接受變動中的現實。而開始的時間便是現在。歐洲各大國，已經太忙於當前短距離空軍的需要，乃不能致全力於具有特殊意義的長距離空軍。所以就這一種實力的形式而論，如果我們現在要開始競爭空軍霸權，則我們當須抱定降遷這些國家的目的而努力去做。

在歷史上，新的武器常能變更世界各國的均勢。在隣邦依舊倚賴弓箭時，擁有火藥的國家便有了

決定性的優勢。弓箭傳統主義者不論他們提出怎樣的抗議或悲憤，都不能變更這種局面。同樣空軍的發展，對於這個依舊以武力為決定國際關係基本因素的世界，必有使之改易易微的力量。因為最近武裝的迅速及遠，而且更能致命，所以空軍所造成的變化，必將很快就顯現出來，而普及到更廣的地區。

這故事的教訓，有關於我們本國的安全，實在太顯明了，不需再加闡明。空軍已經掃除了海軍戰略攻勢的潛力，而奪過了攻勢的任務。同時海軍留下來的防禦任務，則亦因空軍的迅速進步而日見減削。在目前，空軍已使美國在防禦方面更為強有力，因為它使別國的海軍不能進攻我國，我們願意永遠能如此，但我們不敢不認帶一個事實，即這不過是暫時的一種優勢——一個過渡時期而已。

我們暫時的不可侵犯狀態，已在動搖中。敵方空軍的威脅，是長距離的攻擊武器，有破壞一切目標的可能，這種威脅，正在日漸滋長。只有依着新的軍事現實而建立的空軍，強勁獨立，才能使我們有適當的保護。

我並不是說海軍馬上應受限制或縮減。海軍的用處已經大受限制，但卻沒有完全消滅。從對於一種武器的倚賴轉換到倚賴另一種武器的過程中，有一個過渡時期，這種過渡時期不但很自然，而且是必須的，海軍依舊可與別國的海軍作戰，還有別的國家，其軍事思想及計劃，也正愚蠢地模仿着美國的方法，依舊充滿了撻護海軍的頭腦。

我所要求的是要有更廣闊，更近代化方法去解決美國整個的國防問題。也就是認清因空軍發展而引起的戰爭科學中的新變化。承認了海軍的沒落，已屬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後，如果還要以為海軍及這時的海軍戰略為美國國防的基礎，在我看來，便等於自殺。堅持要領導美國走一條路的那些人，等於傾

空軍稱霸時代

導我們走上軍事的失敗之途，他們在歷史的裁判之前，將負可怕的責任。

駁林白的謬論

(塞瓦斯基作，戰美國水星雜誌一九四一年五月號)

林白上校去年屢次發表他對於歐戰及美國戰略地位的個人觀感。因美國人民對他信仰極深，一部份人認爲林白上校的觀點，多少代表一般航空界同志的意見，實則大謬不然。我們雖極不贊同林白的見解，但都保持緘默，蓋因人民腦中留存着林白是飛行聖手的動人故事，我們不願大家對這象徵美國飛行事業成功的偶像有幻滅之感，這個偶像，被人拖入泥淖，利用他作政治辯論，我們心裏頭實在感到憤恨之至。作者覺得林白的威望，被一部份人很不適當地予以利用。不管他們是善意也好，惡意也好，他的被人利用是事實，他們都玩弄着林白真正的愛國心。他們將他誘入他們的戰場上作戰，這些戰場掛的是國際政治，經濟，戰略和空軍戰術的牌子，這一切，都非他飛行經驗所熟悉的。

一切研究飛行術的人，多少佔些林白上校的光。我們知道，林白光榮的成就，對於一切致力研究及促進美國航空事業的男女是個貢獻。職是之故，魯林白一再在報紙和國會審查會席間提出他對於空軍的見解時，我們不欲和他爭辯。雖然他的判斷，有人錯誤地認爲是我們全體的意見，我們亦置之不辯。但最近他在高利埃周刊發表一封「給美國人的公開信」。林白在該信中向飛行同志作明顯的挑戰，以致不贊同他的飛行家們不能再不問不聞了。林白請讀者不要再作空談，應要求專家具體答覆國防的實際問題。

答辯他的挑戰，我必先認清林白上校僅僅是一個飛行同志。他同樣會犯錯誤，他的知識與經驗也有限制，和我們其他的航空同志一樣，林白本身必先承認，他雖然駕了單發動機飛機從紐約至巴黎長

遠飛行三十三小時，可是，他不諳認爲對於飛行科學的一切複雜原理。他比別人造詣獨深。林白也不諳因這長途飛行，就無條件的變成了戰術戰略，飛機設計，飛機製造，空軍組織，或其他問題的權威。可是自從他飛行之後，林白即被人利用來討論這些問題。

林白上校的聰明與純潔，固然不成問題，不過，他當承認，他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並不比作三十三小時長途飛行之前多知道一些。但是，他被尊稱爲民族英雄之後，却想對於每個問題都來發表意見，不管他與飛行問題隔離多遠，甚至連一點也不發生關係的問題，他也都參加討論。大畧這種崇拜民族英雄的怪癖，必使林白受終身的苦痛，近幾月來林白受圖謀私利的人們的利用，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因爲每個美國人都極關心美國安全，並繼續護美國民主式的生活方式，我對林白上校所發表的政見，當然可以批評。但我覺得，在政治這方面，林白的意見，或是作者的意見，都不見得比其他美國人爲高明。可是說到航空方面，我認爲我不但有資格參加討論，且在職責上，我也應該把我對於航空的經驗以及關於技術上的信念，坦白地說幾句話。

我畢生專心致力於研究飛機的設計，製造和飛行等問題。並積極研究這新武器的功能與戰術。那種研究，是根據海軍與陸軍的機械學識，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實地戰鬥的經驗。我也同林白上校一樣，在這次歐戰爆發不久之前，得到了總參考察歐加空軍的機會。我在一九三九年考察了整整七個月時間。其時，我看到了在飛行的和在建造的納粹飛機。我自己也駕駛過英國的戰鬥機，和歐洲其他型式的飛機。

就技術上和戰略上討論時，林白上校的主要論點可以綜合成下列數事：

(一) 英國雖有美國援助，亦不能戰勝，至少可以說勝利的機會渺茫得幾等於零。
(二) 若以全部生產物資援助英國，我們將因此而減少自己實力，危害美國的安全，甚至使美國遭受被進攻的危險。

(三) 美國若採適當的防禦措施，不管將來演變如何，都是絕對安全的，「因為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攻不破的軍事上地位」。總而言之，他是主張美國孤立自保。擁護以前的孤立派。

林白公開發表的許多話，我聽得非常氣憤。但是，從他這些言論中，似乎他對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技術問題，上面所述的三點，我根本反對。實際上這三點的基本理由是一樣的，林白上校的判斷，全以現有的航空設備，和目前作戰情形為根據，這作戰情形也許是暫時的，他却不管，坦率地說，我認為林白沒有把握住空軍的整個性能。他不知道這個戰爭革命，正在殘酷地降臨全世界，連美國在內。凡是和航空專業接近的人，縱使他本身沒有設計或建造過軍用飛機，沒有駕過飛機作實地的戰鬥，竟如是不知航空迅速發展的範圍，以及發展空軍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意義。這真令我不能勝詫異之至。

現在讓我們把林白主要的論點，一一予以駁斥。

失敗主義者對於英國戰爭前途所持的態度，我就是壓抑了一切的感情作用，似乎也不能饒恕他。我相信英國不但有戰勝德國的機會，而且縱無美國物資的援助，失敗的機會亦很小。我自然不單就英國而論，我是指英帝國全體而言。

我這種判斷的第一個根據，即事實上此次戰爭，已漸漸完全成為空戰，最後勝利就看兩方的空軍強弱而定，英帝國加上了美國的空軍，其潛力必定勝過德國，甚至可勝過德國加上其被征服的歐洲

。林日上校會對國會中某委員說過：「如果英國能够支撐數年，而且如果我們盡最大的能力生產飛機，我們當然能够等於或大於德國的空軍力量。」他這裏對於雙方均勢的估計，還是出於最拘謹的限度。

戰爭的進展，已漸漸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時期。這個時期，兩個對抗的集團，須出全力於生產方面來作競爭。在納粹統治之下的一面，因為缺乏主要的原料，將日見困難，他將受對方空軍機械不斷與日見猛烈的襲擊，而其營養不足的工作人員，多半在強力壓迫之下工作。英美的一面，其生產中心散處于全球，可得到一切原料；並可在許多比較不受戰事影響的地區工作，工作人員則完全是志願的，而且營養很好。在這種生產的競爭中，英美趕上納粹國家，已經是即在目前的事情，同時迅速確立空軍霸權，亦似極有把握。

據我研究此次戰爭初期的歐洲空軍，德國的生產設備顯然是最上等的，但英國飛機在戰鬥上比較優越，則亦是同樣顯著的事實。希特勒從事大量生產，較美國為早，但德國轟炸機無論在防禦軍備及裝載炸彈量方面，都不如英國，英國驅逐機亦比德國的好。

所以我相信希特勒數量上雖占優勢，但與英國作戰必甚困難。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即在雙方大規模交戰以前，我即主此說，到六月一日，我又為文說明，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不能侵入英國。至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足以變更我這意見的事實。

無疑的，如果一切都依照林日上校在一九三八年研究歐洲空軍的結果做去，則今天的世界當然要好得多，他對於低估德國空軍力量者的警告，已充分而痛心地證實了。事實上，發現德國空軍優勢或英法空軍缺點一事，也並不是特別的卓見。一切都很顯然，從他們對於馬希諾防線，傳統海軍力量及

動輒的錯誤信念，就可以看出法英美三國的自滿自足。

在另一方面，林白上校沒有理解，或至少沒有在其公開報告中明白她指出英國飛機在實的方面，占有優勢。他因無作戰飛行員直接而緊張的經驗，故與外行一樣，往往祇注意數量。然而英國迄今為止之能阻止敵人占得英倫制空權者，實全靠著實的優越，因此希特勒數量上見長的空軍也就無法壓倒英國。只要皇家空軍能一天保持實的優越，納粹的侵英，便一天是空的威脅，一定要到希特勒能相當無所忌憚地自盡轟炸英國之時，才有征服英國的希望。而他要如此，則必須有比現在更有效的空軍。

在所謂林白上校空軍「理論」之中，另有一項足以幫同解釋他對於英國抱悲觀的緣由，亦值得注意。他相信德國（用他的話來講），是「天生的空軍國」。我們在美洲亦是一個天生的空軍國，但其他國家，特別如英國，便不是。這觀念是完全錯誤的，以前曾經有天生的海軍國，因為這幾國四圍皆水，而他國則否，但各國的四圍却都有空氣，使德國取得領導地位的，並非某些遺傳的空軍優越權，而是棄絕老式軍略概念的革命勇氣。其優點是在心理方面的，到現在英國的精巧成就及生產速度之驚人提高（雖然開始較遲），却與德國當初快著先鞭的事實同樣予人以極深的印象。

軍事學者知道當兩個力量差不多的國家相持不下時，兩方的優勢是隨時轉移不定的，譬如摔跤一樣，現在一方似乎有了決勝的把握，過些時就又轉到了對方，旁觀的錯誤，就是把臨時的優勢認作了永久的優勢，這也就是林白上校所犯的毛病。

他說，德國現在占著軍略上的優勢，因為他的空軍根據地北起那維克，南迄比斯開灣，成半圓形包圍著不列顛羣島，這是對的，但他却沒看到這種情形並不是永久的如果德國僅是對不列顛羣島作戰，他的結論也許還站得住。可是德國却在與整個英帝國作戰，就生產而言，遠在與美國作戰，邱吉爾

會說過，在必要時，戰爭可由帝國的外圍據點來繼續，所以現在德國算是包圍著英格蘭，但同樣地，帝國及其盟邦却包圍著德國與被他征服的屬邦。

飛機的航程，正在迅速擴大，而每一次擴大，歐洲與英國之間的軍略關係即有一度變更。德國及全歐洲，成爲敵方空軍包圍的中心，這個日子愈來愈近了，例如最近英國攻入北非洲，亦即預示着此種包圍，到最後，——也許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與耗費很多的錢——英國將更易於控制歐洲的領空，而歐洲則較難控制英國的領空。直接對德國幾個主要中心點的襲擊，可由極遠的根據地上出動，不僅可由非洲或近東出動，且有時必須自加拿大或甚至印度出動。若要應付這一點，則希特勒必須絕對統治全球的領空。

林卜校曾說英國在德國各根據地的中心。是集中的靶子。依他的邏輯推論下去，我們必會想像英國這個集中的靶子，四週都是敵方的空軍，可由散列各處形成包圍形勢的各根據地出動。但當我們承認優勢英美空軍的可能性時，我們亦必須承認歐洲也同樣是一個集中的目標，處在四面楚歌的威脅之下，林卜校頗重視佔領土地的需要，這點容於後面討論，但歐洲各地，不論意大利，法國南部，威巴爾幹半島上的任何一處，其制空權若握在英國手中，則一旦到了認爲有佔領必要的時候，德國就不能阻止英國的佔領這些地方。現在大家都同意於一條原則：如果制空權在敵入手中，陸上部隊的作用便不可能。

如果不利顯羣島落入德國手中，則戰爭的重擔即將轉由帝國的其他各地負荷，而後對年累月地繼續作戰，同時加緊建設成空軍國，因爲這是攻擊德國化的歐洲所必需的，如果英倫還在英國手中則作戰兩方將迅速地趨于平衡。如果林卜校最大的希望，真如他所說的，在預防戰爭的延長，則此時不

援英國，實是下下之策。盡力使不列顛羣島不致淪陷，才能達到美國不願戰爭延長的意願。

我們亦不能忘記常戰爭在進行中，征服歐洲的納粹黨，必須擊滅一個敵意的——如果這不是反叛的——大陸。亦必須飼養那幾萬萬在極端困苦環境下的人民。他們所擁有的乃是一塊教經蹂躪而內部離心離德的大陸，而與比較統一，比較在溫和政治經濟壓力下的英美集團對抗。英帝國的人力物力，已經開始影響到雙方的平衡，工廠，訓練場及新根據地，正在北美，澳洲，新西蘭，非洲及中東各地加緊建造中。

這種情勢現在還未完全出現，但在這種情勢之下，希特勒的統治，將日甚一日地受著更有力，更着決心的敵人所包圍。抵抗此種形勢出現的主要力量，就是對英國商業取攻勢。假如這一着能够成功，那就可擊破對歐洲的嚴密包圍，然而德國在這方面依舊毫無成功把握，改善空軍的運用，有時可以抵消納粹的這種機會，即在目前，亦可以在大西洋的最狹部分，打出幾條路，而由空軍的天幕來保護，對付潛水艇的第一道防線便是空軍。對付公海上空襲的唯一防禦武器，也是空軍，而且我們有理由希望這種空軍，一定可以在納粹襲擊航運成爲決定性之前，獲得大洋航路上的制空權。

因此，雖然目前德國是佔上風，但迅速地使平衡易勢，亦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到勢均力敵的時候，才能談到協議媾和，林白上校說：「我不希望任何一方打勝，我只願他們協議媾和」。當他說這句話時，表示出了他的意氣用事。他知道他是在逆潮人民的情感潮流而行，但他却有堅信不敵的勇氣。可是如果他真個不希望任何一方打勝，那末他就應該鼓勵英作迅速與更強的援助。如果他相信德國的勝利，幾乎是必然的，那末他亦應該設法使勝利的程度縮小一點。

真是我們誠心祈求交戰國協議和平的人，在這希特勒大佔上風之時，事實上尤其不能大事提倡。

在這種情形下，協約將口是一幕滑稽劇而已，不問它將如何破裂，現在要和平，只會使德國隨心所欲，而無阻礙地使其野心日見增大。即使大家能多方努力，頂多只能在納粹軍閥主義的陰影中成立一種休戰協定，在休戰期間，又開始軍備競爭而美國在清競爭中將成一個主要的而最感焦頭爛額的國家。

因為協約只能在兩個地位差不多的國家間舉行，這就好像林白卜校的合作，應在幫著達到軍事均勢。這可中兩條路來達到：第一，約束德國——讓我們正以經濟的及其他的壓力在做着。第二，增援美國，譬如以近代戰爭武器供給它。在任何別的條件下，要求協議和平就等於要求德國獨裁的和平。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林白卜校的第二個意圖。他說如果我們為英國而「鬥盡」我們的武力，「用盡我們的空軍，我們還能自衛嗎？」我的答覆是為英國而努力，或為任一國努力，也就等於加強我們的國力。

我完全贊成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意見，他在致外交委員會函內說，測度國家的安全，並不能全看在手邊的飛機數目，而當視生產飛機的能力。當然，我們需要大量的各種飛機，使我們的空軍人員全能織裝起來。此外我們國力的長大，亦必須由我們生產設備的擴充，國防工業中技工人數的增加，我們在建築，管理及維持大批飛機上的緊張經驗等來判斷。

這些東西是我們不能運往英國或他處去的。它們與我們在一起，猶如美國的永久堡壘。它們是人力物力對英投資以後的第一批產物。

林白上校在那篇發表於高利埃周刊的文章裏，及在別處，曾特別指出當時不能使自己適應威脅它們危險的錯誤。假定這些國家，如果數年來會努力作他國的兵工廠，譬如作中國的兵工廠，則在替中國作最大可能之生產時，它們已可辦到大量的生產規模，因而能在納粹危險迫近時，將此項生產轉為

已用。同樣地我們對英的全面生產援助，亦正迫使我們將生產，經驗，紀律及心理加以調整，一旦讀者前來的時候，就足以適應我們自己的國防需要。

爲利用這種目前的可能機會，我們現在必須開始爲前途計劃。例如必需建設新工廠，這不僅爲了我們現在要使用，且還爲了日後種類更多，更重要的用途。倘若料不到未來的空軍情勢，我們可以英德爲借鏡。我們當然也必需承認我們的空軍問題，與它們不同，而必須合理地計劃以應付這些特殊的問題。但我們就不必間斷目前穩定的日見增大的生產額，我們全部準備未來空軍的工作，在此階段是一種龐大的設計，實驗與計劃。當然，這三者中，沒有一樣因援助英國而會受到阻礙。恰恰相反，替英國生產且可作爲創造新空軍努力的可靠基礎。在爲英國人生產時，我們也就奠定了自己空中霸權的基礎。

在反對援助英國的理論中，可以找出林白上校等一流人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仍說現有的或在建造中的美國空軍，不及水準太遠，已屬太舊無用，或即將無用。另一方面，他們堅持我們必須保留這些武器，以免『用盡』了美國國防的實力。在我看來，依常識論，似乎不必保全無用的武器。若說壞武器聊勝於無，還是不說的。它們給人一種虛偽的安全感，它們比沒有還壞，一張陳舊無用的空軍清單，只能鼓勵謬誤的安全感。例如意大利，已因此而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實際上，現在我們在作戰飛機方面所有一切，包括生產方面的模型在內，在我們不得不應付的未來空戰中，都將毫無用處。驅逐機似乎最宜讓我們保留起來的，可是它們的樣式，將很快地，就變成過時無用了，這已在本次戰爭的實際戰役內得到證明。既然它們只能我們手裏失去效用，爲什麼還要保留住它們？我們現在所造的轟炸機，顯然不適用於我們自己國家的需要。它們的航程太短，不

能用來抵抗逐漸潛伏的敵人。國內生產及爲英國生產一成不變的製造出來，這個理論當然絕對荒唐，我們要計劃設計發展空軍強國的基礎，以適應我們日後的需要。

林曰上校會敘明英法兩國如何不能從它們的昏睡中醒來，一直到戰爭真正把它們擊翻才覺悟，我們在美洲亦會沉迷在這同樣的昏睡中。在努力援助英國時，我們才能醒來。我們政府完全是正確地在警醒大家，它認識喚醒美國人民去認清充滿強權政治窮兵黷武世界的重要性。若說政府是「神經過敏」，這就和法國及他國那些如意算盤或自滿自足者一樣地特別短視。使美國成爲他國的兵工廠，決不會削弱我們，反可實現軍事工業結構的組織鍛鍊國家的筋骨，及使美國人警覺自己在一個劫掠世界中的危險地位。

所以我認爲我們援助英國就有損我們自己國防的這種理論，站在純粹的技術觀點上來判斷，實不能成立。

最後我再說到爭辯的中心點，美國的國防地位。我們是鞏固得別人無法前來攻擊麼？我們能努力使它成爲如此麼？在空軍所造成的新環境下，我有力量把我們的安全分爲「防禦的」與「進攻的」兩種麼？

關於這些問題的混亂，多數是中誤出「侵略土地」一詞的觀念而來。侵略土地已漸成爲過時無用的觀念，而在不久的未來，我相信，一定只能成爲石器時代的觀念，指出敵人不能以軍隊登陸，而遠里迤里地佔據一國，實毫無用處。這同一敵人，如果能竭力控制住我國的上空，那就不必佔據領土，也可使我國遭受極大的破壞，假如有人說，這樣並不能獲得最後勝利，（雖然我相信是能夠的），事實上依舊指出這是一種沒有一國甘心忍受的破壞與打擊。

近代戰爭的基本要旨已不再是佔據。而是全面破壞，是由空中來完成的。一國現在可以用它的空軍，整個地而不是一寸一寸地打擊對方。這即是「全面戰爭」概念的重心，亦是新的威脅——空軍肆行的威脅，我們必須準備抵禦，在此種威脅內，海洋已經失去了它的保護價值，且將命定要立刻會變成和馬奇諾防線那樣的幻想國防。

橫過大洋，轟炸美國，已經是可能的了。林白上校自己也會說過。這種可能性，此後將日見增大，到最後，美洲大陸便會像不列顛羣島一樣地易被侵略。大西洋不會再比英倫海峽多一點保護作用，唯一的保護者，將是我們空軍的質量。

林白上校在講到現有的飛機形式時，是很精明很現實的，但却奇怪地，在估計不久未來的空軍時，却異常拘謹，放不開眼光。他不能想像空軍範圍及實力發展之速度，納粹轟炸機已在英國商船橫渡大西洋路程的最後三分之一途中，實行騷擾。這三分之一馬上就會擴大為二分之一。這種進程一直要對能安然超越大洋時才止。

林白那三十三小時的飛航，把他造成了歷史英雄及民族英雄，也許在他記憶中的印象太深了，由是使他錯誤地認為大洋真是天塹。我敢猜想他所記得那次飛行的冒險與緊張，及在終點的精疲力盡太舉動了，因此對於大洋，懷抱着老式的觀念，有些地方頗與宿命論的法國人看馬奇諾防線一般。

一個實際在航空工業中，忙於爲技術目的而設計飛機的人看來，航程可達二萬五千哩即等於地球的圍周，在不久的將來，頂多在五年以後——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這就是說，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的部份，可以絕對不受世界任一部分的侵略。在這種情形實現之前，大西洋太平洋詳將相繼淪入一個或另一個空軍國的控制之下，海軍完全沒有用處。除了用空軍，就無法真正「防禦」空軍國的來襲。

我能了解陸海軍大將們如何只注意於舊日的戰略觀念，自欺欺人地不去注意那發展中的明日空軍，但我很難了解何以像林白上校那樣的人，也會這樣。我只能臆測上校因為既無軍事學識，而參加空軍事業太遲，又爲以前的先人之見所蒙蔽。他不知道軍事上傳統的假定，已被空軍及此次戰爭的教訓推翻無遺，這在他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於是他就主張佔及佔據土地在軍事上的重要。這樣他依舊迷信「防禦的」軍備及其技術。也不知道基本的軍事原則，卽最強的防禦，常是激烈的進攻。——這原則應用在空軍上，更有百倍的確實。等待敵人停略而後閃避打擊，就等於自殺。有理智的空防，卽是殲滅敵國的根據地。

成千的轟炸機大隊，將來或能很輕易地飛航十小時以上的時間，到達美國的目標。它們將在極高處橫飛過去，也許帶有調劑健康的救護人員，並且有理想的舒適條件。在到達目的地以後，機上人員精神非常煥發，好像吃過早飯後走出他們的家門一般。在近代的飛機裏，飛行三小時到德國或意大利內地和飛行十小時橫穿大洋到達美國內地之間，究有什麼區別呢？在一切有關的因素之內，到達的時間可算是最少危險最不費力的。一旦到達敵國領空，不問轟炸機的下面是魯爾或雪爾凡尼亞，密特蘭或芝加哥，倫敦或紐約，在技術上一點都沒有分別。到達以後的程序是完全一樣的。——當然悲慘的結果亦絕對相同。

這雖未普遍地被人了解，卽是道理，卽一個國家愈工業化，就愈易於受空中的破壞。美國的工業，因爲有賴於動力的中心來源，乃密切地聚在幾個中心點，正成了空襲的理想目標。我國的幅員寬宏，可予我們以博大的感覺，但重要中心却不多，而且極端易受敵人的襲擊。

我憂爲那些否認美國有受空襲實際可能的人，是催眠美國人民入於一種虛偽的安全感。其危險與

使法國人迷信馬奇諾防線一般無異。

我們雖然承認我們的大洋及海軍在目前的重要性，但在考慮到不久將來時，最好却是把它們都打個折扣。我們能愈早認識隱在大洋壁壘後面的駝鳥姿態，已是過去的事情，那就愈好。這種「孤立主義」、實際已因空軍的發達及空軍航程極大的事實不攻自破了。每一件新武器的發明，就使一部份以孤立為安全的人，無以存在。印第安人在被帆船與火藥征服之前，是在西半球孤立的。特大洋而孤立的最後邊際，已在破碎中，這決不是巧言雄辯所能改變的事實。

大西洋在時間上已經狹到了八小時以下。未來世界的航空交通，將在大陸之間織成網狀的路線，大洋已不足重視了。美國像從前一些草原小城那樣，被新的鐵路所連接，突然與廣大的世界發生了密切關係，我們將突然地發現美國處在世界航空交通網的中間，不論是商用航空或破壞性的侵略航空，都一樣能自由來去，無法阻攔。對那些依舊生活在過去中的人們，宣傳由大洋保衛的幻想孤立主義，已經很够了。明白新時代實質已變的新人民，必須嚴斥這種駝鳥式的避免現實是危險的。

很不幸地，林白上校竟已自甘為孤立主義催眠哲學的發言人，主張守勢軍備，自範圍日小，整個性日大的現代世界作非現實的撤退。假如懷疑他對於美國的忠忱，那當然是異常可笑的事情，抹殺他的地位當然亦同樣的可笑。林白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是一個航空界的偶像，只要這位偶像能接受請求，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不要妄發議論，我們就應尊重他。

空軍稱霸時代

三八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版

國際時事叢刊 第六種 空軍稱霸時代 一冊

第一部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一元三角

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發行人 華 間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西郊華家山七號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匯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特加現
售價目包括運匯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照郵局所需寄費實收增收

貴州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〇八六號



(E0016)
1.3.0